静园秋韵

●杨惠卿

早饭后，伴着习习微风，我走进一街之隔的静园公园。这是我退休十余年来，雷打不动的日常习惯。来的次数多了，园里相熟的老友也多了，和大家打过招呼，我便按自己的方式慢慢走，一边缓步吸氧，一边静观周遭，静静品味家乡这一抹秋日风情。

秋已深，渐近立冬，气温一日凉过一日。可坐落于城中心的静园，全无萧瑟将冬的沉寂，反倒处处漾着醇厚的深秋韵味。林荫步道间，金叶铺地，暖阳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满目皆是温柔秋光。

静园的秋，和山野田间自是不同。这里没有田地里秋收时节农人的忙碌，不见农家丰收的热闹；没有沟壑层峦漫山铺展的彩林，也不见山梁上星星点点的沙棘野果，尝不到山野间独有的秋实甜香。

但城市公园的秋，自有它别样的情致。一池暖阳映垂杨，红藤漫卷染疏枝。这里天高云淡，长空澄澈如洗，偶有几缕白云，像缀在蓝缎上的白玉，看着舒心悦目；园内草木敷彩，斑斓宜人。大自然的妙笔，把静园装点得如一方城中花园，层林尽染，秀色动人。

园中最动人的景致，还是晨练的人们。朝阳尚未攀上树梢，静园便早早热闹起来。人们比秋阳更为勤勉：有人挺胸健走，步履铿锵，一如晨练列队，稳健舒展；有人流连健身器械，按习惯轮番练习，一套动作做完，已是满身薄汗；还有人在固定场地集结，舞剑、演练太极，是老年朋友们喜爱的项目。最添动感的，是一群大娘伴着乐曲跳起健身舞。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阎肃先生作词的《祝福祖国》广为传唱，这熟悉的旋律，正是她们起舞的伴奏——

“都说你的花朵真红火，都说你的果实真丰硕；都说你的土地真肥沃，都说你的道路真宽阔。祖国，我的祖国——祝福你，我的祖国：我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你，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快乐。祖国，我的祖国——祝福你，我的祖国：我把满腔的赤诚献给你，愿你永远坚强，永远蓬勃！”

熟悉昂扬的歌声里，大娘们舞步越发轻快有力，也给健走、锻炼的人们添了几分气力。铿锵的旋律回荡在静园上空，让这座本就烟火融融的游园，更添一派祥和欢乐。

在这群晨练的人里，我算是个“另类”。不跳舞，不玩器械，只独自悠然漫步。恰如诗句所写：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虽是独行，周遭鲜活的热闹，也感染着我，心头暖意融融。佳景使人畅快，好心情自有欢愉。走在鹅卵石铺就的蜿蜒小径上，饱览深秋斑斓景色，自有一份旁人未必懂得的悠然与陶醉。

静园始建于2007年10月，由一片六十余亩的废旧砖瓦厂改造而成，是当年市政府美化市容、提升城市人居品质的民心工程。公园毗邻不少机关单位与居民小区，建成之后，给周边百姓提供了就近休闲的好去处，尤其给附近老人，辟出一处安心休养、健身的天地。开园至今二十余年，相关部门持续改造提质，这座公共游园愈发秀美，处处透着人文温情。这些年朔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公园越来越多，人民广场、金沙植物园等大型绿地相继落成，城市品位步步提升。可在我心中，这座建成二十余年的静园，始终是我最钟情的地方。这里春有繁花，夏有浓荫，冬有霜雪，而我最偏爱的，便是它独有的秋韵。

滋养文学的亲情

●王玉春

和文学结缘似乎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现在却不把它当个事做了。用作家李来兵的话说，这是种信仰。可自己觉得，一直都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做个真正的信徒。

总觉得，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牵扯着。为此，一度迷茫。

也就一两年的时间，脑际突然明朗起来，多年的云团，突现天光：“亲情”两个字明亮了，开始在眼前闪耀，有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惊喜。

时光河流上端的爷爷驾一页祥云飘然而至，奶奶的身影在他身边忽隐忽现，她的身影只能是忽现。因为奶奶在我父亲十一二岁时就去了。父亲的身后有小他几岁的弟弟……他们的身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小妹妹。一块儿相携着往前走，没走几步，他们的小妹妹就没了。这样的结果，让后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断绝了有姑姑的可能。后来的爷爷终身鳏居。爷爷至死都认为，再让任何女人进这个家门，都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幸。那时候，他三十岁。

在以后无聊的日子里，爷爷喜欢上了走亲戚。常抛下父亲和叔叔不管不顾，去父亲的娘舅家小住半月二十天。一直都弄不清爷爷如此举作是对奶奶的眷恋，还是想让父亲和叔叔维系这份亲情，让他们若有若无还能闻到些母亲在世时的气息？要不就是另一种可能，是爱屋及乌，是爷爷对奶奶那份情份不能割舍，眷恋奶奶家里所有的人。

后来，爷爷的小舅子、我父亲的舅舅，我们舅爷的孩子，我们弟兄叫表叔；表叔的孩子和我们是平辈，我们交往着，维系这份亲情，不知不觉已近一个世纪。

我们的母亲是爷爷从奶奶长大的那个村庄背回来的。那年母亲是四岁、还是六岁？从没向母亲确认过，认为这是个让人心痛的话题。

母亲来我们家是因为姥爷去世了，姥姥患了眼疾，双目失明。小时候曾出于好奇，问过姥姥，说你的眼睛怎就没了。姥姥说，在生你母亲的月子里，喜欢看油灯的灯花，看着看着灯苗就成了个蛋黄，圆圆地，冒着热气满天飞，飞到跟前，在伸手要接的时候，那蛋黄一下就没了，成了漆黑的一团。我说那是去哪了？姥姥嘿嘿一笑，说飞进我的眼了，把眼窟窿给堵住了。

我也学了姥姥嘿嘿一笑。

后来听母亲说，姥姥失明的原因，是姥爷殁了。后来姥姥领了姨姨改嫁了同样眼瞎的新姥爷。新姥爷是个鼓匠，心地良善、双目失明。母亲也就是那时候被爷爷背回家的。后来，过了几年，我们会鼓匠的新姥爷突然站在了母亲面前！他肩上背着的，是姥姥。

同样想象不出，这位初次登门的新姥爷，用来探路的拐杖，当时是放在了我们家的哪个位置？后来，母亲跟着去认了姥姥。后来，我们多了个舅舅，是新姥爷的儿子。我们早逝的姨姨的孩子们，我们的姨哥、姨妹，因为我们的走动，也联系起来。我们一直温暖地走往着。

母亲对于姥姥当年的遗弃，从来都没有怨过。以后的日子，我们的这位舅舅有事没事常来看母亲。他一声一声“姐姐、姐姐”地叫着母亲，是那样亲切。

父亲谨慎地活了一辈子，在他的上边夭折过两个哥哥。爷爷为他取过名字，叫大平，意在保佑一辈子能风平浪静。小时候我跟父亲去过盆窑，盆窑属集体所有，父亲在那里干踩泥的活儿。一次他在和泥时，发现放进的水里有条小鱼，他脱下鞋，舀了水，将小鱼放入，一溜小跑将小鱼放到一里之外的水库，说是放生。一旁一同干活的几个人都嘲笑他，我记得他憋得满脸通红、却说不出话来的模样。

父亲有几个至交，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聚在一起说些事。说了一辈子，说了个生离死别。父亲几个至交的儿女，和我们弟兄比常人要亲近些。我们交往着，这份情谊近乎亲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享受的东西很多。如今享受着这份亲情，就觉得幸福得多了。朋友久了，也同样会产生亲情。和文学一样。

母亲寻亲的过程，是在寻找幸福，她从来没孤单过。

现在想和文学续缘，其实就是想用文字铭记亲情、享受亲情。

五谷楼书话(三十)

吴祖光的作品集

文/图 陈永胜

近半年时间里，我陆陆续续读了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各自写的作品集，感慨良多，获益匪浅。今天就先说一说五谷楼所藏的吴祖光先生的作品集。

吴祖光，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江苏武进(今常熟)人，1917年4月21日生于北京。1934年，发表处女作《宫娥怨》；1936年，以东北义勇军抗日为题材，写出了剧本《凤凰城》；1942年春，话剧剧本《风雪夜归人》风靡剧坛；1943年，创作了幻想剧《牛郎织女》以及《林冲夜奔》等剧本；1944年赴重庆任《新民晚报》编辑；1946年转到上海继任《新民晚报》副刊主编；1947年秋应邀赴香港，先后任大中华影片公司和永华电影公司编导；1949年秋，应中央电影局之召，回到北京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1960年，先后在中央戏曲学校和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写出了《武则天》《凤求凰》《三打祝家庄》等剧目；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从事专业创作，写下京剧《红娘子》和话剧《闯江湖》等作品。2003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吴祖光选集》(全六卷)，1995年1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精装大32开本，122.87印张，2620千字，印数1～2000，定价210元。这是目前为止，吴祖光出版的唯一选集本。

第一卷是话剧。收录《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少年游》等1944年前创作的话剧剧本。

1936年春天，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吴祖光，写的第一个话剧剧本就是《凤凰城》，写那个时候东北的几个大学生在东三省沦陷后，组织起一支抗日的义勇军队伍，进行保卫祖国、收复失地的斗争。后来，义勇军首领苗可秀被日本人俘虏了。日本人威逼利诱劝他投降，他坚强不屈壮烈牺牲。1937年在重庆首演，受到热烈欢迎。从此写戏成了吴祖光的终身事业。话剧《正气歌》，写于1940年。作者把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抗元故事搬上了舞台，这出戏在上海连演半年，为鼓舞人民抗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凤凰城》等五部话剧，是吴祖光1944年以前的作品，是了解吴祖光早期话剧创作的基础。



第二卷是话剧。收录了《捉鬼传》《嫦娥奔月》《卫星城》《闯江湖》《咫尺天涯》等1946年至1980年创作的话剧剧本。

吴祖光的《捉鬼传》写于1946年，题材来源于一个古老的神话。它讲的是唐朝有一个进士钟馗，文章写得好，考中了状元。可上殿面君，皇帝看见他就生气了，嫌他长得太丑，罢黜了他的状元，钟馗一怒之下触柱而亡。钟馗死后，地下的阎王很是同情他，封他为捉鬼大神，让他带了几个随从小鬼到人间去捉鬼。《捉鬼传》借古讽今，观众非常喜欢。作者却遭到了当局的警告和传讯。《嫦娥奔月》写于1947年，写古代的后羿为人民立过功，射下了天上九个太阳，可是后来当了皇帝就成了暴君，最后人民都起来反对他。这个戏当时在国统区上演时，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受到很大的压力和阻力，导致吴祖光被迫出走香港。

第三卷是戏剧。收录了《牛郎织女》《花为媒》《荒山泪》《武则天》《三关宴》《桃花洲》《踏遍青山》《蔡文姬》《三打陶三春》《凤求凰》《绳伎红娘子》等1953年至1978年创作的戏剧剧本。这些剧作都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取材多以爱情民间故事为主，但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加工创作。如《凤求凰》即是以《卓文君》的故事来加以创作的京剧剧本，吴祖光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下了很大的工夫，在一些具体情节的处理上超越了前人，受到普遍好评。

第四卷是电影、电视剧。收录了《公子落难》(电影剧本)、《亲人》(电视剧剧本)、《闹天宫》(电影剧本)、《孟姜女传奇》(电影剧本)、《莫负青春》(电影剧本)、《牡丹亭还魂记》(电视剧剧本)、《感天动地窦娥冤》(电视文学剧本)、《青铜剑》(电影剧本)和《写作生涯》。这些剧本绝大多数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走进千家万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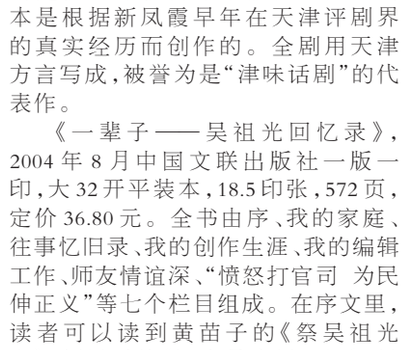
第五卷是杂文。这里说的杂文是广义上的杂文，具体说有序、跋、后记以及文艺随笔等文章156篇。

第六卷是杂文。收录散文73篇，人物随笔51篇。

《吴祖光散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一版一印，大32开平装本，7.37印张，180千字，印数1～16500，定价为0.72元。收录作者1938年到1981年的散文55篇。这些散文可以说是吴祖光散文中的精品，值得精读，一是题材广泛，让人眼界大开；二是文风健壮，朴实无华；三是信笔拈来，情真意切。比如《我的自行车》《偷钱》《哭赵丹》《新凤霞回忆录后记》《“秦娘美”——记秦怡》《怀念老舍先生》《怀念父亲》等作品，读后让人不能平静。



《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北京第一版，2000年11月河北第三次印刷，大16开平装本，9.125印张，208千字，印数15041～20040，定价14.30元。



《风雪夜归人》创作于1942年，三幕话剧。剧本讲述的是民国时期，京剧名伶魏莲生与法院院长苏弘基的四姨太玉春，因戏结识而情投意合，他们为追求做人的尊严相约私奔。被苏府管家告密后，魏莲生被驱逐出京，玉春被强行改嫁。二十年后，贫病交加的魏莲生重返故地，在漫天风雪中追忆往昔，但不知故人身在何方。

《闯江湖》剧本写于1978年，1980年首演。剧本围绕抗战时期天津评剧戏班“义亭班”班主张义亭、义子张乐天和杨金香三个家庭的命运展开，戏班被恶霸迫害，流亡青岛，艺人被抓去当劳工，师妹被迫自卖救班，抗战胜利后回天津又遭恶霸欺凌，最终走投无路投奔了解放区。这一剧本是根据新凤霞早年在天津评剧界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全剧用天津方言写成，被誉为是“津味话剧”的代表作。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2004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一版一印，大32开平装本，18.5印张，572页，定价36.80元。全书由序、我的家庭、往事忆旧录、我的创作生涯、我的编辑工作、师友情谊深、“愤怒打官司 为民伸正义”等七个栏目组成。在序文里，读者可以读到黄苗子的《祭吴祖光文》、新凤霞的《祖光是个男子汉》、吴欢的《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吴霜的《回忆父亲》。除去这四篇文章，其余的68篇散文，吴祖光用真实的笔墨记录了他起伏跌宕的一生。

关于吴祖光的作品集，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过不少单行本，如今是很难见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版本还有很多，尤其是各种版本的散文集，都值得仔细一读。

我想说说心里话

●苏天有

我出生农村，80多年来从未离开过农村。也许是真的喜欢农村吧。

中秋节也是农民的节日。这天，我不由自主想去看看地里的庄稼。风和日丽，我信步走到玉米地，老远就望见那树林似的玉米长得高而肥壮。走进细看，那棒子像娃娃枕头似的，粗胖、结实，沉甸甸地弯下了头。我不由得感到欣慰，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回家后，没事细想：同样是朔城区安庄的土地，为什么旧社会长不出像现在的庄稼呢？农民辛苦一年种地，打不下粮食没收成，只有挨饿、贫穷。同样是安庄的土地，近几年每亩玉米地少则产出1500斤，多到2000斤左右。我想这与党的好政策是分不开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广阔乡村天地焕发了青春，农民们的生活生产日新月异。现在住的都是砖瓦房，种地实现了机械化，四通八达都是水泥路，村内还有柏油路。农民们有的成了种粮大户，有的种植果园，有的建大棚种蔬菜、有的养鸡养羊养猪……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到城市打工，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这真是：“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人民当家作主人，每年召开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把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带到了中央，一件一件都逐步得到落实、解决。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学生升学就业、残疾人帮扶救助等都落到了实处。好政策数不胜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拿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获得感：每年各类补助能拿到4000多元；有了大病能报销，一年一次老年免费体检，还能免费坐公交；8个孙男孙女，都完成中专、大学学业，就业报效祖国。幸福感：开锅白米、白面家常便饭，过年过节有鱼有肉有鸡蛋，各种瓜果堆满盘；夏有单衣换，冬有棉衣穿，新旧衣裳柜放满；想了儿女开手机，互相交谈又见面；坐在家里看电视，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谁能想到有这事？安全感：社会大局很平安，夜不闭户也不怕小偷，遇到人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众志成城都来抢救、救助。你说还有什么忧愁？

我现在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真感幸福。幸福之余，我最想说两句话：“爹亲娘亲，不如党的恩情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致敬桑干河

●侯青山

我曾在北方的黄昏里，
听见一条河流的沉吟。

你从大地最深处醒来，
像一封无人拆阅的古老书信，
写满风沙、月光，
以及那些被岁月带走的姓名。

桑干河，
你不是流动的水，
你是时间遗落在人间的一条血脉。

千年前的马蹄，
曾在你的岸边寻找归程；
远去的背影，
曾把最后一声乡音交给你的波纹。

你见过王朝如烟，
见过繁华如梦，
却始终保持一种低处的姿态，
向土地俯身，向苍生靠近。

多少人的一生，
不过是你水面上一瞬的倒影；
多少悲欢离合，
留在你怀里泛起又消失的涟漪中。

我想为你举杯，
却发现杯中空无一物。
原来真正的酒，
早已被你酿进岁月；
真正的故乡，
早已沉入河流深处。

今夜，月落桑干，
天地无言。
而你仍在那里，
以一河孤独的清醒，
守护着北方大地
未曾熄灭的灵魂。

敬你的苍凉，
敬你的温柔，
敬你在漫长岁月里，
从未忘记的守候。

你日夜不停奔向大海，
却把故乡留在每一朵浪花里；
你的名字写进山河，
便再也不会被时间带走。

右卫老城墙

●李秀兰

一

去除华丽的形容词
立于天地间的只有骨感
去除彩色的眩晕
西去的风中唯有苍凉的暮天

善无——右卫
一个朝代摞着一个时代亘古重叠
记忆密码开启的古城墙
如被时间雕刻般静静伫立
用斑驳的砖石记录过往

风，轻抚着墙缝间的荒草
那是岁月写下的诗行
城墙上的青苔
是历史隐秘的勋章

曾经的刀光剑影
已被时光悄然埋葬
马蹄声远，烽火烟灭
只留下一片寂静的沧桑

我站在城墙之上
听风声诉说着故事辉煌
那些消逝的繁华与喧嚣
在记忆中慢慢成长

二

厚土高筑，城门洞开
登上这古老的城墙
故乡的风，轻拂脸庞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童年的欢笑还在小巷回荡

远处的山峦
与城墙相互守望
那是故乡的轮廓
永远刻在游子心上

四十年亦或半个世纪
南门洞的野风呼唤
我搁浅已久的乳名
在那斑驳的城墙上抖落遗散

一万次的回眸充斥着一万次的叹息
其时的永宁南门旧貌已模糊
曾经年少的影子在翻落
时间如流水
带走了许多，却带不走
这古城墙的坚毅与执着

三

秋霜染白了城垛
枯黄的草瑟缩在风中
夕阳残照，如血的余晖
洒在残破的城墙上
历史的伤口在隐隐作痛

十二月，遍地霜花
匆匆掠过的光阴
踩踏无数草木枯荣

目击日幕流转
一缕缕银白飘上额头
那细碎的纹路在眼角绽开
如何能阻止光速慢流

那砖石的斑驳
似老人脸上的皱纹
每一道都藏着故事
在风中低低诉说过

小城的春风不管不顾穿过半个世纪
右卫古城墙的咏叹调
在朔州的大地回荡
云中凝视的雕梁斗拱
亦如岁月刻下的勋章
见证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桑干河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